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image is a photograph of a vast, rugged mountain range. The peaks are covered in thick, white snow, contrasting sharply with the deep blue of the sky above. The mountains are layered,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scale.

初夏的

博格达

雪峰

夏冠洲 著

王洲 著

初夏的

博格达

雪峰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初夏的博格达雪峰 / 夏冠洲 著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编. ——阿图什: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5374-0631-4

I .新… II .夏…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新疆 - 当代 IV .121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022 号

责任编辑 向京

整体设计 王洋

封面题字 夏冠洲

书 名 初夏的博格达雪峰

作 者 夏冠洲

出版发行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79103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一心设计工作室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数 1~1200 册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631-4

定 价 24.00 元

西域為家石窟仍
心存舊祀母陽老矣
又啟丹函五却坐
天山是極鄉

丁亥年秋王寬洲自書於天山下





序

见性见情，有趣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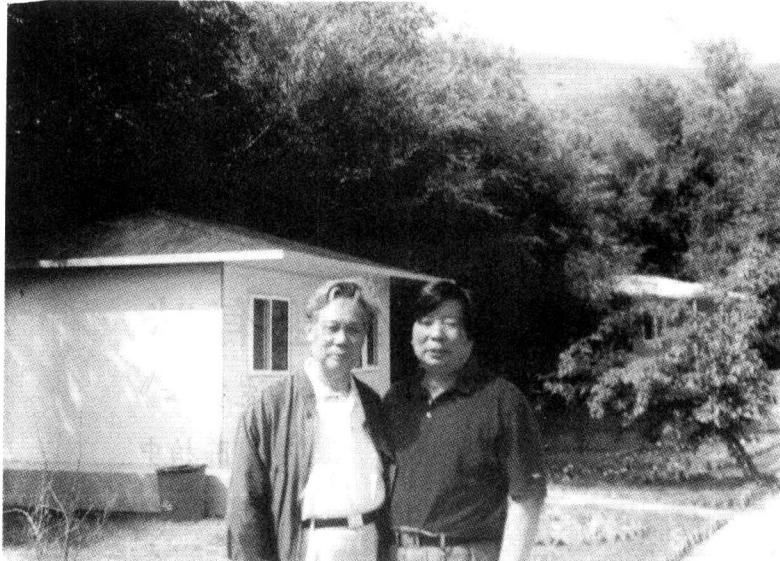
——序夏冠洲《初夏的博格达雪峰》

陈柏中

我和夏冠洲的文字之交，可以追溯到1963年。那时我所在的《新疆文学》曾对吴凯的小诗《秋雨》展开争鸣。还是新疆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冠洲来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评论编辑的我就把他的观点摘引在一篇综述文章里了。这件事我早已淡忘，后经冠洲提及，才依稀记起。他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向刊物投稿，对他走上美丽而艰辛的文学之路有着不小的影响。

时至1973年，冠洲已在最僻远的和田地区做基层文化工作，我则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复刊的《新疆文艺》。他以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上北京的事迹为题材，写出了长诗《最幸福的时刻》和组诗《万方乐奏有于闻》等，寄给编辑部。那是大树特树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年代，这类高亢的颂歌十分投合刊物的需要，因而以头题发表了。从此，我记住了和田有个诗人夏冠洲的名字。

20世纪80年代初，冠洲调到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他一边讲授当代文学课程，一边源源不断地写出一批诗歌、评论、小说、散文，成



2002年夏与陈柏中先生合影于天池下

为《新疆文学》的重点作者。再加上我们都是从事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的，共同的专业使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还有过几次愉快的合作。1992年，我俩一起编选了《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该书获得了自治区文艺类图书奖。2001年开始，我和雷茂奎、丁子人几位已退休的老先生参与了由新疆师大牵头、由冠洲具体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尽管这件事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时有意见分歧，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总的说我们都能以工作为重，彼此以诚相待，取长补短，因而较好地完成了这项填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某种空缺的重大课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级的学术鉴定，同时也加深了个人的友谊。这中间，冠洲付出的心血和精力是最多的，承受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作为课题主持人，他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的。

有了这种长期的交往，我以为对冠洲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的勤奋自励、认真执著的治学态度，他的兴趣广泛，诗、书、画皆通的多才多艺，也包括他既率直、天真又敏感、脆弱的书生性格，他追求潇洒的诗意图人生又常常被世俗功利、人际关系所

困扰的矛盾心态，我都有过近距离的体察。因而，当他把自选的散文集《初夏的博格达雪峰》拿来要我写序时，作为年长于他的朋友，我就难予推托。

但是，当我读完这个集子的主要篇章时，我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其实是比较肤浅和片面的。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情世界，要坎坷、复杂得多；特别是他和新疆这块土地的血脉联系要广泛、深沉得多。这大概就是他能写出那么多见情见性的散文的主要原因或内驱力。

可以说，这本书是冠洲献给第二故乡新疆大地母亲的，也是他用一生感悟和这块土地的精神对话。（当然，冠洲对自己第一故乡也是很依恋的，与本书同时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丹江记忆》，就表达了他这种挚爱深情。）《初夏的博格达雪峰》分为“诗意人生”、“家住乌鲁木齐”、“天山南北”、“人物写真”四部分。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从时间的纬度上回顾他在新疆求学、成长、立业、圆梦的生命轨迹；那么，第二、三部分则从空间地域上展开了他对新疆山川风物、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挚爱；而最后部分则写他和几个人物（有名人更有普通人）的相遇相交，折射出新疆当代史尤其是文化史的几帧影像。冠洲不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更不是以观光者、考察者的姿态来写新疆的，而是怀着感激以至感恩的心理，写他如何融入新疆、扎根新疆、最终成为地道的“新疆土著”的精神历程。的确，新疆庇护、养育了他，也锤炼、锻造了他，给了他以知识、才情和事业，圆了他文学的梦……所以他说，“新疆比故乡更值得依恋”。而冠洲也的确没有辜负这块土地的恩惠，他时时用一颗感恩的心，一种关切的目光，在阅读新疆这本大书；他要比常人读得深读得细，不仅读出了新疆的辽阔美丽，也读出了新疆宽厚、博大的胸怀，多样而繁复的文化魅力。一个知识者几乎用一辈子的经历抒写对这块土地的认知、感悟和理解，这就使这本书有了一种沉甸甸的份量，一种厚重的人生态和历史感。

贯穿全书的是一种怀旧的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怀旧，就是把梦牵魂绕的深层记忆转化为美的文字。人在记忆之海中打捞的总是美好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淘洗，感情的发酵，往日的艰辛和苦涩、成功和失败，一并化为了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冠洲有很好的记忆力和联想力，常常能以今日的眼光把当年最难忘

的人和事、情和境重现在读者面前。集子中最打动人心的篇章，正是他对洒下过血汗和泪水的土地的怀念和追忆。像《和田八记》、《吐鲁番散记》中的《夏夜的桑树林》、《伊犁诗话》中的《英堂木的杏花》、《巴彦岱的青杨》诸篇，写的是他在艰困岁月中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从不同民族普通人身上汲取的精神营养，使他深深体会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与深厚大地母亲最亲近的人，往往是人性没被异化的品格高尚的人”。这些文字读来有一种清明踏实的人生感悟，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欣慰相交织的人生况味。

的确，冠洲写得好的散文是富有情趣的。写出真情不易，而写出趣味更难。冠洲善于抓住那些最动情的事物，最难忘的瞬间，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把自己一点发现，一颗真心交给读者，努力做到“于平常处见真情，于细微处显精神”。这或许是他不少散文读来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主要原因。如《和田八记》、《七星棒》、《想念榆叶梅》所写的普通人苦中有乐的生活情趣；《消逝的画幅》、《初夏的博格达雪峰》在诗情画意的点染中渗透进的哲思和理趣；《也是生命的历程》所写的那种物我两忘的天籁之趣；《王蒙的故事》、《看守包尔汉小记》写出荒诞境遇中的人生智慧、幽默机趣；而《库尔班老人的浪漫主义》，则从维吾尔人的文化心理角度重新透视和理解“库尔班性格”，具有深长的历史意味和文化韵味。凡此种种，既和冠洲的“以平常心，写身边事，说实话，抒真情，不做作”的散文观有关，也得益于他的兴趣广泛，触类旁通，能将诗的联想，画的色彩，知识和学养融进散文写作的缘故。

风格即人。冠洲散文多是性情中文字，似朋友促膝谈心，娓娓道来，不事雕琢，朴实流畅，真率自然。但事情往往是得失相伴，他的散文也有铺陈过甚，随意挥洒，缺乏感情节制和精巧构思的一面，有的还失之于冗繁、重复以致浮浅。这只是我的吹毛求疵而已。如今，冠洲已从繁重的教学岗位上退休，有更多的时间、更澄明的心境潜心写作，我有理由期待，目前创造力还很旺盛的他，会写出更有深意、更为精美的文字。

2008年3月 于乌鲁木齐

（作者为原新疆文联副主席、资深文学评论家）



目 录

序 陈柏中	1

第一辑 诗意图人生	1

新千年,新感觉	3
来新疆上大学	7
母校情	10
忆曦园	13
七星棒	17
当了一回嫌疑犯	19
1966:黄呢军装	
——“文化大革命”纪事	21
救人的直觉	25
生命的十分之一	27
身外之物	29
考 试	31
毕业三十年	33
文学:艰辛而又美丽的人生之旅	35
遥致《西部》	37
大拇指与四指的较量	
——我的“画家梦”	40

我的第一本书	
——《文学视野中的文化穿透》后记	44
我写散文	
——《消逝的画幅》跋	48
圆了一个文学梦	
——《李白仗剑西域行》后记	50
我与旧体诗	
丹青·墨翰·太极拳	
——我的“三乐”	61

第二辑 家住乌鲁木齐	67
消逝的画幅	69
北门战士铜像	72
想念榆叶梅	74
迟到的诗意图	76
夜之声	78
雪地上的脚印	80
雨后	82
追春记	85
初夏的博格达雪峰	87
“亚心”游记	90
乘凉	93
南山寻幽	95
抱朴斋随笔五篇	98
抱朴终生	98
一千三百年的乌鲁木齐	99
乌市旧貌何处寻	100

明德路	102
无用的雨靴	103

第三辑 天山南北	105

新疆的魅力	107
和田八记	109
之一：和田的树	110
之二：和田的土	114
之三：和田的水	117
之四：和田的风	120
之五：和田的雪	122
之六：和田的山	125
之七：和田的驴	128
之八：和田的玉	132
也是生命的历程	136
的卢马	136
二黑	140
小黄	143
头羊	145
沙漠公路行	149
桑株岩画探访记	152
伊犁诗话	156
伊犁的“哈娃”	157
英堂木的杏花	159
巴彦岱的青杨	163
静静的野马渡	168

赛里木湖的两副面孔	172
阿拉山口春雨	175
走过石奎绿洲	178
吐鲁番散记	181
交河城美学	181
夏夜的桑树林	184
坎儿井	188
两座苏公塔	191
葡萄荫房	194
佛光山	195
木头沟人家	197
画佛像的感觉	198
喀纳斯五日	201
魔鬼城奇石	218
 第四辑 人物写真	 223
王蒙的故事	225
看守包尔汉小记	243
库尔班老人的浪漫主义	248
丹青不知老已至	
——记老画家张良渡	255
怀夏定冠老师	260
 后记	 263



第一辑
诗意图人生



新千年，新感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 8 点正，新千年最初一轮太阳已经普照了首都和大半个中国。但在新疆，还需要等候一个多小时方可看到旭日，才能算作迎来新世纪的第一个黎明。于是我依据多年晨练的习惯，早早起了床，踏着洁白晶莹的积雪，走往户外。昨夜一场小雪把校园里污染的冰雪和丑陋的冻土厚厚地覆盖了，没有常见的晨雾或阴霾，满眼的银装素裹，耀人眼目，空气也异常清新、湿润，仿佛大自然为了迎接新客人的光临，特地连夜将大地装扮一新。

沐浴在新世纪第一缕晨曦之中，感觉是新奇而轻松。路旁怒放着梨花千树，正向深邃的晨空叩问着宇宙的奥秘。新年伊始，过去的一年都发生了什么？全球经济复苏，巴拿马运河和澳门回归，中国人关在即，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神舟一号”载人飞船实验成功；北约轰炸南联盟和我驻南使馆，印巴冲突升级，非洲国家局势动荡，土耳其、希腊和台湾等地发生大地震，环境污染，臭氧层空洞，洪水、飓风、空难、恐怖事件频仍……好不纷纷攘攘的 1999 年哟！

我吸一口雪雾清爽的空气，又往前想象着：本世纪又都发生了什么？世界出现了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结束帝制，五四运动，抗战胜利，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波尔创立量子论，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学说，飞机、核能、电视、电脑、航天和“克隆”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死者逾亿，广岛、长崎毁于毒蘑菇云，冷战，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苏联东欧解体，巴以争端……好一个不平静的 20 世纪啊！

东方，博格达雪峰顶已开始放出璀璨的鱼肚白，让人欣喜不置。我极力想象着，过去的一千年又发生了什么？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驰骋欧亚大陆，欧洲文艺复兴结束了愚昧残酷的中世纪，瓦特和牛顿推动了世界工业革命，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欧美在血腥掠夺中完成资本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诞生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加快了世界文明的进程,14世纪法国医生诺查·丹玛斯预言20世纪末世界将要毁灭,华夏古国历经宋元明清,最后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又迎来民族觉醒和新的崛起……人类在悲欢交集中曲折前进的第二个一千年啊!

在20世纪剩下的最后几个年头,“迎接新世纪”的呼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高涨起来。几乎所有国家都期望在人类历史上约定俗成的公元纪年的第三个一千年的起始,有一个好兆头、好起点。但是中国人这种期待则似乎更为殷切一些,什么“跨世纪人才”、“跨世纪工程”等等,纷纷提上议事日程,煽起一种全民的焦灼感、紧迫感和企盼感。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最后的这二十年,与本世纪上半叶一连串的屈辱和绝望恰成鲜明的对照。经过整整一个世纪剧烈动荡与冲突、曲折与探索、试验与选择,以无数痛苦流血牺牲为代价,终于换取了华夏民族的觉醒和成熟,并赢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世纪之末”:市场经济长足发展,全民实现“小康”,港、澳如期回归,“九五”计划顺利完成,“京九”全线通车,太湖和千里淮河变清……捷报频传,可谓好戏连台。长期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是带着“庚子赔款”的奇耻大辱进入20世纪的,面临翩然来临、充满希望的新世纪,怎能不翘首以盼呢?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人打破了长期封闭的局面,第一次以一种清醒的“地球村人意识”,去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中国人过去没有“世纪百年”这一现代的时间概念。按照汉字的字义,一“世”为30年,而一“纪”则仅为12年。中国人自古习惯以“天干”、“地支”配对纪年,60年满一个“花甲”,进行周期性循环;后来又增补了以不断更迭换马的王朝帝王年号来纪年的方法。所以中国人素来缺乏一种连续性的完整的时间意识,反映出时间观念上的孤立性和封闭性特征。遥想古人,春秋时人向往尧舜时代,西汉人为“文景之治”和汉武的不世武功而自慰自足,东汉人因“光武中兴”重见“汉官威仪”而弹冠相庆,唐人为“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而纷纷献诗颂扬;而岳飞则为“靖康耻”而仰天长啸,明末人为“甲申之变”而涕泪泗流,清末人为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痛心疾首……但是囿于“中国即天下”的狭隘时空观,人们不知道中国版图之外都曾发生了些什么,他们没有任何比较和参照,在一种“历史循环”的怪圈里



兀自夜郎自大或悲愤哀叹。少数“隐士”更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过着“日尽不知年”的混沌生活。即使西方帝国主义的炮舰已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大清帝国绝大多数臣民们,也未必能够设想出在下一个世纪里,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临时宪法》宣布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法”,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现代国际社会,13 亿中国人终于把传统的时间观念调整过来了,获得了宏阔开放的“世界意识”。这种与世界认同、与世界接轨的时间意识是现代民族的一个重要素质。它不仅拥有了一个连贯而悠远的时间概念,而且获得了一种寥廓而开朗的空间参照系统,从而与人类的发展保持了同步,为自己在世界上重新定位选择了准确方向和正确思路。

诺查·丹玛斯令人恐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人类在平静中度过了 20 世纪末。未来 21 世纪世界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当代人是无法具体想象的。正如 19 世纪的人无法预见 20 世纪会爆发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会出现两大意识形态的“冷战”纷争,会有诸多新理论、新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会出现生态危机和诸多社会新问题等等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测的,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将会更加自觉,更加进步,科学技术将会出现比上个世纪更加惊人的飞跃,同时也将面临种种新的挑战、困扰、纷争和危机。

回想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刚入大学读书的时候,冥顽不灵的我才算形成了一种朦胧的“世纪人”的概念。我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初生人,按照一般人的寿命计算,自己大概可以健康地活到 21 世纪了,而且还能在 21 世纪中继续工作若干年才退休,真是“千载难逢”,这该是多么幸运哪!现在,充满诱惑的 21 世纪已经翩然降临,作为一名“跨世纪”的中国人,面对希望与困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纪,在欣慰自豪之余,我又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和余日不多的紧迫感。

在冬晨的凉风中我走着、想着,往事如烟,千年来悲喜交织的诸多事件越来越模糊越概括,许多也许当时看来很重要的、产生巨大社会轰动、让人揪心撕肺的事件,拉开距离后回头一看,却似乎被流逝的岁月无情地冲刷和淘汰了,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只剩下影响至大至深的那么几件。人类或国家的历史是如此,个人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望着又高又远又空蒙的晨空,我心胸开朗起来,豁达起来。人生本来就是悲喜交集喜忧参半的,不如意者常十有八九。遭遇社会不公或宵小作梗,本是